

存知己，若比邻

□ 撰稿 | 牧 群

导演姚晓峰对徐则臣小说《北上》的抽取，类似于王家卫对金宇澄小说《繁花》的抽取，都像闹海的哪吒抽了敖丙的龙筋，欲做筋绦给父亲束甲，至于龙鳞、龙角等，弃之如敝履。《北上》和《繁花》原本都是双时空叙事，导演的改编均只攫取更当下的部分。王家卫避重就轻，对阿宝等家庭苦难以及童年往事只字不提，对上世纪90年代的阿宝也是推翻重建。姚晓峰则是举重若轻，原本“北上”主题中的1900至1934年的运河往事仅做背景隐线，2012至2014年的现代部分拉伸到几位主人公童年期的2000年。王家卫的大刀阔斧，有创作禁区的原因，姚晓峰的取舍估计是创作盲区使然，毕竟双时空叙事在电视剧创作里，太难了。

改版后的《北上》，气质上与原著大相径庭，倒是和去年的热播剧《小巷人家》有几分神似。一来都有共同的小童星博人眼球，二来都是寻常巷陌的家长里短，更重要的是，两剧皆由生活细节作为故事的砖瓦，尤其是《北上》。《小巷人家》的问题在于，作为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，把中国人的鸡娃史整整提早了二三十年，一度看得中年危机的我好生焦虑。《北上》千禧年后童年部分日子虽苦情了点，但放羊模式或说苦中寻乐的中和恰到好处，也算是八九十年代生人一场集体的忆苦思甜。



《北上》的青少年部分，不论孩子们还是家长，皆是大群戏，让从小习惯了“中心思想”和“段落大意”的看客一时不适，甚至疑窦丛生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，或许就是装修界的无主灯设计刚冒出来那会儿，让上一代钟情大吊灯的业主一时无所适从。还好童年和高三部分都是围绕着花街小院这个集中空间展开，还没到无电视墙无主沙发，抑或侘寂风的程度。至于“北上”京城的部分，则回归传统，一如山东人的酒席，谢望和与夏凤华落座主位，邵星池与周海阔，陈睿与马思艺是主、副陪，而花街小院一众家属叨陪末座。

《北上》作为大运河文化主题创作，肩负着文化认同与精神传承的使命，试图通过运河兴衰的波浪，激荡出人物的相伴、分离与重聚。运河文化的部分，后期大白话略多，显得机械，反而不如前半程小院的人情冷暖来得有内涵。个人认为改编后最好的部分无关南北，而是小院里不同姓氏的几户人家，几代人相伴相携，亲如一家的氛围。尤其是在宫斗戏、谍战戏盛行的当下，连家庭剧也要斗个没完没了，倒不如百年花街小院一家亲的设计更具传统内涵。中国人最好的文化传承，莫过于那句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左邻右里相互帮衬，视如己家的氛围，才是人间正道。小院如此，花街如此，运河沿岸如此，运河南北如此，东西方世界亦如此。民

